

10月点评

经评选,上月本刊最佳原创文学作品为田秀娟的《惟有葵花向日倾》(原文见本刊9月18日4版),以下是评委韩达的点评:

中国散文史上状物的散文颇多,好的状物散文,归根结底都是在写人。因为文学是人学。通过物的比拟,人会更加生动;物与人的相融,也透露出天人合一的哲学理念。田秀娟的《惟有葵花向日倾》就是这类散文中的优秀之作。作者用质朴、温暖的语言,通过独特的观察视角,把葵花比拟为人,写人与葵花的精神融合,使这篇散文透露出浓浓的人文情怀。



丛书名:《80后诗丛》
作者:刀刀、八零、王彦明、西坞、高野、纳兰容若、田春雨、张艳庭、刘良伟、徐林
出版社:河南文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2年10月

延续、终结与反刍

□单占生

当我把这10位青年诗人的诗大体读完之后,我心中的与他们30年的时空距离随之消失。我没有在意他们来自何地以及他们正在从事什么职业,与我交流对话的直接对象是他们的诗。

在我的阅读印象里,八零的诗大体应是对日常生活的“生命性”展开。对生命的敬畏和对死亡的忧虑交织在一起,使得他对生活、生存的感受力与想象力变得非常强大,由此也使得他的诗充盈着巨大的张力。

刀刀的诗则在诗的内在质感和形式质感上给读者带来了强烈的冲击。想象时空与真实时空的交错与互为使他的诗有了一种非同寻常的时空感,这也使得他的细碎的民间叙事背后有了一个宏大的背景。与八零的感伤、刀刀的躁动相比较,王彦明的诗显示出一种特有的平静,他的诗如他写的《豹子之心》,“安静地匍匐在山上/看着身下的尘世”。这似乎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心态写真。

西坞的诗展示了他成长的心路历程,同时也展示了他对更为阔大的社会生存的关注。他诗中的桦树树和他诗中的废墟呈现出现实生命的不同状态,由此可以见出他的心与血的脉动。

空灵、典雅、精致,是纳兰容若的诗留给我的直接感受。从形制上看,纳兰容若的诗很似古诗中的“绝句”和“小令”,形制虽小,其气象却是悠远的。

田春雨诗中的乡村意象别具一格。尽管田春雨在其诗中着力追寻那个“已故”的田园牧歌式的乡村的身影,但乡村的破败与乡情的流失,生活的沉重与远方的迷茫使他的诗显示一种与年轻的心灵不相匹配的感伤与凝重。

刘良伟把自己的诗心投射到其目光所及的地方。在他的笔下,生活中的任何一个细节、人物、事件,只要与他的心律共同了节拍,都可以成为诗。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诗是他生活的自然状态的写照,也是他心的律动的记录。

高野的诗最触动我的地方是他诗中所表现出的人与自然的契合对他的文字的影响。童年的高野应该是生活在乡村。那时的他对自然应该有着极强的感受力。也许,正因为如此,现在的他对于今日乡村的衰落才有着深入骨髓的痛惜。

徐林的诗基本是围绕着他的日常生活展开。他把他的诗集命名为“画心”,从某种意义上讲,他的诗也正呈现出了他生活日程中的点点滴滴,同时也契入到他的内心深处,展示出一个自然真实的自我。

和徐林相似,张艳庭的诗亦是围绕着诗人自我生活的形迹展开。和徐林的从身边的事出发又回到自己的内心所不同的是,张艳庭往往是把目光所触之物在自己内心煮化之后,再把这被煮化的情思投射到他的抒写对象的相关事物之上,并由此延展出一个更大的社会空间和诗性空间。

写到这里,我们似乎应该提出一个问题。和他们之前的几代诗人相比较,80后的诗人没有提出什么标新立异的口号?而最能彰显他们存在的元素是他们的诗和“80后”这个年代的标记。那么,“80后”这个年代的标识是不是可以认为这本身就是有着特殊内涵的概念呢?为此,我又阅读了一些80后诗人的资料以及他们的诗作,似乎觉得“80后”这个概念既是对在此之前几代诗人总是以颠覆前代诗人的面目出线的诗坛现象的终结,又是对近百年来中国新诗传统的反刍性连接。在这种反刍性连接中,他们对近些年以标新立异的方式进行诗歌创作的现象进行了较多的反思,也对他们诗中的创造精神进行了自觉的接纳与延续。诗坏在他们这代人笔下似乎沉静了下来。但这沉静不是沉寂,而是少了许多浮躁,多了许多反思。

□许保全

谁也不认识

老范问老婆中午吃什么饭,买什么菜?老婆正在卫生间里洗衣服,哗哗的流水声中传出老婆高嗓门的答话声;随便,买什么吃什么。

老范提着用花花绿绿包箱带编成的提篮走出了家门。刚走出楼道口,迎面碰上一个人,吓了老范一跳,以为大白天见鬼了。来人白粉扑面,嘴唇描红,像贴了一层面膜。老范不认识此怪人是谁,但从其身材和走路姿势来看,极像楼上的老全。

于是老范试探地问道,是老全吧?来人站住了,你是老范?你要不说话,我还真不认识你。老范乐了,老全,开什么玩笑,咱俩在一个楼里住了十几年了,你不认识我?哎,你这去演出?什么演出?那你化化妆干什么?谁化妆了?我一个大爷爷们化妆干什么?老全奇怪地问道。你明明化妆了,怎么说没化妆?老范生气了。你没睡醒,还是酒喝多了?老全也生气了,气哼哼上楼了。看着老全的背影消失在楼道里,老范心中暗想,真是见鬼了。

老范刚迈出院子,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街上来来往走的行人,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个个都化了妆,或浓妆艳抹,或轻描淡妆。老范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误入舞台上了。但直觉告诉他,他没走错路,分明就在大街上嘛!老范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怀揣一肚子疑惑穿过大街,向菜市场走去。

心事重重的老范一不小心撞在一个年轻女子身上。女子也化了妆,描眉勾脸,妖艳妩媚。老范又吓了一跳,以为聊斋中的狐仙显身了。女子的眼珠子瞪得溜圆,对老范吼道,瞎眼了,往哪撞?老范听出来了,女子正是自己的同事小杨。老范说,小杨,你不认识我?我是老范。小杨笑了,噢,是老范呀,你要不说话,我还真不认识你。老范诧异了,怎么和老全说的一个腔调?老范对小杨说,我问你,大家怎么都化妆了?这是为什么?小杨银铃般的笑声从红口白牙

54岁的赵艳琴发现腋下长了个黄豆大小的异物,不是很痛,后来淋巴也跟着发炎了,才觉得这不是小问题,赶紧到医院检查。医生建议她最好做一个X光透视和B超。这两项做下来,发现病灶有恶性肿瘤的可能。于是,就穿刺抽取活组织做进一步检查,结果要稍后一些才能出来。

赵艳琴仔细抚摸了一下,发现周边好像也有大米、小米那样的异物,按按也很痛,怀疑已经得了癌症并且已经扩散了。

这地儿对晚期癌症有个说法,吃秋不吃麦,吃麦不吃秋,一般还有半年的寿命。

如同晴天霹雳,赵艳琴被击垮了。

当要离去了,才感到对这个世界是那么的留恋。

小时候,家里穷,父母两人才挣60多块钱,不仅养活他们兄弟姐妹四个,还要给爷爷和姥爷各寄5元钱。那个物质极端匮乏的年代,粮食短缺,天天吃不饱,别说馒头,就是窝头也装在篮子里,高高吊在房梁上。那时,还不兴天花板,直接露着房梁,讲究人家不过用报纸糊个顶棚。她经常跟着母亲到黑市上买“议价粮”,准确地应该叫“杂”,卖粮就叫“杂”了。还吃过豆腐渣和“钢丝面”。

一晃,赵艳琴就30多了,也成了那时的大龄青年,走上了靠介绍人相亲的路线。但她坚决不找二婚头,不做别人的填房和后娘。一蹉跎,就到了现在。

现在,不得不考虑身后事了。工作40年,一向节俭,薪金又高于同代人,积聚到现在已经很可观了。她对

□一 叶

忧与爱

窗外柔柔的阳光透过缝隙洒在他身上,暖暖的。

来这家公司不久,很快晋升为总监,这当然少不了妻子的支持与帮助。此刻的他沐浴着阳光,幻想着美好的人生……

然而事实却不尽然。每天电话忙不停,请他吃饭、喝酒。夜晚城市的喧嚣与繁华收买了他的心,他渐渐喜欢上了这灯红酒绿的生活。

当他醉醺醺地回到家,妻子忧心地地说:“别再喝那么多了,伤身体啊!”话语里是满满的心疼。他用不屑的眼光看了看妻子,不耐烦地回答:“别管那么多,你不懂!”他这犀利的话令妻子失落,暗自流泪。

一个乍暖轻寒的午后,他在办公室窗边消遣着时光,突然的敲门声打乱了他的思绪。

“哎哟,几年不见,真令我刮目相看啊!”进来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年龄和他差不多的年轻人,这个人看起来有些玩世不恭。

他迟疑了一会儿。

“不认识我了?您真是贵人多忘事啊!我是您大学三年级的室友啊!”那人嬉皮笑脸地说。

“哎,老了,记性不中用了!”他突然想起来什么似的。

“我今天来呢,就是请您帮一个忙。”那个人神秘地说。

“什么忙,只要我能办到,一定帮。”他客气地回答。

“嘿嘿,我最近急需用钱买一个工厂,银行最近不能贷款,您看我孤苦伶仃的,没有亲戚,朋友很少,我只能想到找您来帮忙了,帮帮我吧!”

“您可以暂时先挪用公司的一笔资金,我很快就还您的,不用担心。”那个人又继续补充道。

想来这人和自己关系不错,况且人也不错,于是他欣然答应了。

他们约定好,三天后在小茶楼,他直接把钱汇到那个人的银行账户

见鬼了。

老范刚迈出院子,就被眼前的情景惊得目瞪口呆。街上来来往走的行人,无论大人小孩,男人女人。个个都化了妆,或浓妆艳抹,或轻描淡妆。老范怀疑自己是否走错了路,误入舞台上了。但直觉告诉他,他没走错路,分明就在大街上嘛!老范百思不得其解,只好怀揣一肚子疑惑穿过大街,向菜市场走去。

心事重重的老范一不小心撞在一个年轻女子身上。女子也化了妆,描眉勾脸,妖艳妩媚。老范又吓了一跳,以为聊斋中的狐仙显身了。女子的眼珠子瞪得溜圆,对老范吼道,瞎眼了,往哪撞?老范听出来了,女子正是自己的同事小杨。老范说,小杨,你不认识我?我是老范。小杨笑了,噢,是老范呀,你要不说话,我还真不认识你。老范诧异了,怎么和老全说的一个腔调?老范对小杨说,我问你,大家怎么都化妆了?这是为什么?小杨银铃般的笑声从红口白牙

钱财身外事

到了1975年,她高中毕业,又赶上了最后一批“上山下乡”,在离家30里地的本县农村,那叫“插队”。公社组织了“铁姑娘基干民兵连”,她被选中了。那是什么营生啊,一个花蕾初放的女孩像小伙子一样地使唤,甚至经期也要下到泥水里干活。

恢复高考以后,荒废两年学业的她经过短时间的复习,竟然考上了一家工业学院,专业是程控和自动化设计。也许,她比别人有着更多的聪慧,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还收获了爱情,喜欢上了一个原籍在3000里以外的福建男生。

想起了自己的初恋,她就对母亲充满了怨怼。她以两人相距太远,南人多是“蛮子”不懂北人世故,而且一旦嫁人,就要远走高飞、流落他乡为由蛮横拆散了他们。她的第二次恋爱,是死心塌地地喜欢上了自己的亲姐夫,这种不伦的爱情甚至延续了好几年。为此,姐姐和她成了不共戴天的仇人。

一晃,赵艳琴就30多了,也成了那时的大龄青年,走上了靠介绍人相亲的路线。但她坚决不找二婚头,不做别人的填房和后娘。一蹉跎,就到了现在。

现在,不得不考虑身后事了。工作40年,一向节俭,薪金又高于同代人,积聚到现在已经很可观了。她对

自己吝啬到几乎残忍,不吃肉食,不穿华贵的衣服,甚至不买化妆品,几十年素面朝天。毕业后,从技术员做起,助工、工程师、副高级,一直做到正高,年薪已达10多万元,还私下承揽一些设计项目,有时一项业务就收三万五万的。因此,就积攒下了两套100平方米的住宅和几十万元存款。她还是一个会理财的人,从不把钱存在银行,而去买股票和基金。就这些,每年也有十几万元的收益。

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

自此,她才大彻大悟:钱财乃身外之物,是因为它不能带走。

她决定在弥留之际改善一下亲友关系。她把姐姐、妹妹和弟弟叫到家里,进行临终安排。以往,他们都说她小气吝啬、为富不仁。看着姐姐一家的落拓,她自己也感到可笑,当年怎会瞎了眼,看上姐夫那种庸庸碌碌的人,混了一辈子,连个科长也没当上。现在退休了,每天和一帮老头在街摊上打麻将、推牌九。家里还是那套60平方米的住房,结婚后没房的儿子媳妇还要啃老赖在一块。和弟弟后来也反目成仇了。母亲生前一直跟她住,死后弟弟以自己是有儿子的当然的继承权,要把母亲那套小房子归于自己。她不同意,认为是自己赡养了母亲的晚年。为此,姐弟俩还经了法院,当然,最后是她胜诉了,但亲情也结束了。

转眼到了丈夫兑现承诺的时候,她设法拦住了他,他束手无策,愤怒地说:“都是你,害得我颜面丢尽。”

“你再过几日,等你朋友给你回话再解释也不迟啊,反正你都答应他了。都是我的错,对不起。”她在他

“不可能的,你不用再说了,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我都答应了。”他语速稍快。妻子默不作声。她还是放不下心,于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不放心,你是暗自调查了那个人的状况。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啊,她有些哭哭不得。

中飘出,咯咯……老范,你真逗,太幽默了,谁化妆了?老范再次惊得目瞪口呆。

告别小杨,老范不买菜了,打道回府,他想亲身验证一下这世界到底发生了什么变化。他悄悄溜进屋内,老婆还在卫生间里忙碌着,她要把积攒了一个礼拜的脏东西都洗干净。老范用老婆的化妆品在脸上随意涂抹,再看老范的脸,活脱脱舞台上一个标准的大花脸。老范又匆匆来到街上,他发现行人对他的化妆竟然熟视无睹,没有一个人感到惊讶。

菜市场里人头攒动,熙熙攘攘,充分现出了中国人口的稠密度。众人脸上都化着妆,赤橙黄绿青蓝紫,什么色都有,缤纷绚烂,老范看多了,竟不觉得奇怪了。哎,老范,中午去我那喝两杯?一个男人重重拍了一下老范的右肩,老范的右手随之往下一坠,差点丢掉手中的提篮,一个西红柿从篮子里滚了出来,马上被人吧唧一声踩得稀巴烂。老范

认出来了,是张强,张强也化了妆。老范问道,张强,你认识我?真的认识我?张强愣了,老范,开什么玩笑,咱俩啥关系?扒了皮我也认识你。老范又说,你没看见我化妆了?化妆?你化妆?张强又愣了,开玩笑,你哪里化妆了?老范又惊得目瞪口呆。

老范回到家,见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范吃惊地发现老婆竟然也化了妆,而且老婆对他的大花脸一点也不觉得吃惊。老范问老婆,你也知道化妆了?老婆奇怪地问道,化什么妆?我洗了半天东西,累得要死,刚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化什么妆?老范明白了,这世界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得化妆,只有化了妆才会彼此认识,可是大家又都不承认自己化了妆。于是老范又说,化化好,化化好。老婆生气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对老范说道,你神经病,谁化妆了?老范也不示弱,冲老婆吼道,你才神经病,你不化妆别人就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别人。

当着全体亲友的面,她作了如下安排:两套房子,一套给外甥,一套给侄子,有价证券则留给妹妹。姐姐、妹妹和弟弟都感激涕零,说了好多以前对不起她的话,并许诺,只要她还活一天,外甥和侄子都是她的亲生子女,会无微不至地侍候她离开这个人间。

过了两天,赵艳琴去医院拿化验报告,医生告诉她,经检查,她的病灶是良性的。之后,赵艳琴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甚至还做了一次介入,查看心脏有无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和瓣膜脱落。医生说,一切情况良好,她没有任何疾病,期望岁数能超过80岁。这种小手术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再按按腋下的周边地区,那些小疙瘩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回到家再看自己的不动产和存折凭证,感到的是无比的愉悦。原来,钱财不光是有实用价值,还可用来养眼怡心。拥有并且成就、骄傲着,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自己一生辛苦的积攒凭什么给人,他们以往又是如何待我的?明年就要退休,该好好享受生活了,她计划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要去宝岛台湾,要去新马泰,还要去夏威夷和马尔代夫……

于是,她挨家打电话:我前天说得那些话都不算了。

面前卑微到了尘埃里。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事情完全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第二天晚上,他和妻子在电视前看新闻。电视里报道一则一个赌博罪犯诈骗,勒索他人钱财的新闻,当他看到屏幕上的名字时,他大惊失色,随即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

未几,他看着妻子,明白了一切……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认出来了,是张强,张强也化了妆。老范问道,张强,你认识我?真的认识我?张强愣了,老范,开什么玩笑,咱俩啥关系?扒了皮我也认识你。老范又说,你没看见我化妆了?化妆?你化妆?张强又愣了,开玩笑,你哪里化妆了?老范又惊得目瞪口呆。

老范回到家,见老婆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老范吃惊地发现老婆竟然也化了妆,而且老婆对他的大花脸一点也不觉得吃惊。老范问老婆,你也知道化妆了?老婆奇怪地问道,化什么妆?我洗了半天东西,累得要死,刚坐在沙发上休息一下,化什么妆?老范明白了,这世界发生了变化,大家都得化妆,只有化了妆才会彼此认识,可是大家又都不承认自己化了妆。于是老范又说,化化好,化化好。老婆生气地从沙发上站了起来,对老范说道,你神经病,谁化妆了?老范也不示弱,冲老婆吼道,你才神经病,你不化妆别人就不认识你,你也不认识别人。

当着全体亲友的面,她作了如下安排:两套房子,一套给外甥,一套给侄子,有价证券则留给妹妹。姐姐、妹妹和弟弟都感激涕零,说了好多以前对不起她的话,并许诺,只要她还活一天,外甥和侄子都是她的亲生子女,会无微不至地侍候她离开这个人间。

过了两天,赵艳琴去医院拿化验报告,医生告诉她,经检查,她的病灶是良性的。之后,赵艳琴又做了一次全面体检,甚至还做了一次介入,查看心脏有无狭窄、二尖瓣关闭不全和瓣膜脱落。医生说,一切情况良好,她没有任何疾病,期望岁数能超过80岁。这种小手术不到一个小时就做完了,再按按腋下的周边地区,那些小疙瘩竟然莫名其妙地消失了。

回到家再看自己的不动产和存折凭证,感到的是无比的愉悦。原来,钱财不光是有实用价值,还可用来养眼怡心。拥有并且成就、骄傲着,这才是人生最大的快乐。

自己一生辛苦的积攒凭什么给人,他们以往又是如何待我的?明年就要退休,该好好享受生活了,她计划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要去宝岛台湾,要去新马泰,还要去夏威夷和马尔代夫……

于是,她挨家打电话:我前天说得那些话都不算了。

面前卑微到了尘埃里。他无奈地摇了摇头。事情完全没有他想象中那么好。第二天晚上,他和妻子在电视前看新闻。电视里报道一则一个赌博罪犯诈骗,勒索他人钱财的新闻,当他看到屏幕上的名字时,他大惊失色,随即拨通了那个人的电话。

未几,他看着妻子,明白了一切……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他的眼眶模糊了,心也被濡湿了,抱住妻子,难过地说:“对不起,这些天让你受苦了,真正对我好的,原来就只有你。”

她欣然,接着说:“不苦,你若安好,再苦我也无所谓。”

□刘茂德

质量

那天是周六,李老板把学校校长、副校长、办公室主任和在校的一切人员都叫了出来,在一三星级饭店摆了三桌。吃过饭后又包了一歌厅,让这些平时闻不到腥味的书生们痛痛快快地过了一把瘾。

临了,校长拍着胸脯说,李老板你真仁义!你别管了,以后学校再有土建活,非你干不。

学校要盖员工公寓和教学楼,校长为了节省资金,买来了两种水泥和两种钢筋,那天老李拿了5000块钱去校长家,校长交代,这几座两层小楼里面有几家是校领导的,为了保证工程质量,要用高标号水泥和粗钢筋,至于学校教学楼,能节省的要节省。

老李揽下了工程。按照预算,这活儿还要亏本。

李老板小时候就在这个学校上学,那时候教室四面透风,冬天冷得跺着脚上课,夏天小褂子能拧出水……让孩子们在豆腐渣工程中读书,老李感觉有点坏良心。就在校长们胡吃海喝的时候,李老板让人把水泥和钢筋调了包。

员工公寓依山而建,与教学楼遥相呼应,但也形成了一个反差。教学楼灰色水泥外墙和公寓的彩色墙砖很不协调。

两年后,A市发生6.2级地震,其他学校的老教学楼都裂了缝,唯有老李承建的教学楼纹丝不动,为此,在震后,市建委专门为老李的公司颁发了质量信得过荣誉证书,除了一个金光四射牌牌,还有一笔不菲的奖金,老李高兴得屁颠屁颠的。

学校没有停课,校长也受到了市教育局的表彰。在写先进事迹材料时,校长亲自执笔,面不改色心不跳地写上了这样一句话,在员工公寓和教学楼同时建设时,我们学校召开干部讨论会,作为该校负责人,我一再坚持,好材料要用在教学楼的建设上。

正在开表彰会的校长接到妻子的电话:“你这个憨孙,咋盖的房子,这地震时还没事,震后外面就放了两声炮,咱家的房顶就掉下了一大半,你想让我死呀!”

□江旺明

剃头匠老六

老六剃头手艺远近扬名,人称他“方圆十里一把刀”。他剃胡刮面,快若蜻蜓点水,轻如春风拂面。老六早年丧妻,门下无儿无女,单身过日子。这年,他将自家田转包给自家老大,在中心村租了一间房屋,办起了理发店,到店理发的人总是源源不断。老六的日子过得无忧无虑,舒舒爽爽。

小六,在堂兄弟之间排行第六。小六初中毕业两年后,跟六叔学剃头手艺。小六学了两个月,老六不要他动刀动剪,只要他洗头抹面,老六剃头时,小六只能站着学看。小六对老六的剪头剃发的手艺不满意。他认为,六叔剃的头太土气了。他自己的头也不让老六修剪,避着老六骑摩托车到镇上修剪、吹烫。对此,老六很气恼。一日,老六见小六去镇里烫了头,骑摩托车兴冲冲回来,火冒万丈,吼道:“你不中我剪的头,你跟我学么事?给我滚!”小六一气之下,没征得家里的同意,“滚”到汉口边打工边学美容美发技术。

过了几年,小六衣锦还乡,带回了一位头型像喜鹊窝的媳妇。不久,他和媳妇一道,在老六的理发店的斜对门开了一个美容美发店。水晶店门帘,闪闪炫目;“美容美发、按摩洗面”的店牌字,熠熠生辉。屋内,男女头型画帖得满壁彤红,音响大声地播放着流行歌曲。开业后,前来美容美发的少男少女纷至沓来。

老六的理发店生意冷清,到店理发剃头只有老年人。老六郁闷得每日三餐不停饮酒。这天,他见往日自己的几个年轻老顾客,钻到小店里去了,他怏不得要跑去把小六店砸了。

小六的生意越来越景气,老六的生意越来越萧条,甚至一个星期没有一个上门客,老六干脆关门停业,回家种自家田。

一年之后的一天,村主任带着小六来到老六家。村主任满脸笑容,小六神情忸怩。村主任屁股刚落凳就说:“今天小六来是向你负荆请罪的!”老六迷惑不解,没等老六问为什么,村主任就向他说明来意。

原来,老六弃业归田后,村里中老年人只好到小六店去剃头。小六和他的媳妇剃胡刮面的技术都不行,有时不是把嘴割了,就是把脸划破了。有的说,剃一次头等于受一次罪。此事传到村主任耳里,村主任为解决此问题,就做小六的思想工作,带小六来请老六出山。

不久,中心村响起噼噼啪啪阵阵鞭炮声,老六和小六合伙办的“六六大顺”理发店开业了。开业后,小六认真向老六学习剃胡刮面技术,苦练刀功;老六也时时向小六和他媳妇学烫发焗油等技术。新的理发店“六六大顺”,生意兴隆,村里村外前来理发剃头、刮胡、洗面、按摩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络绎不绝。